蔣經國與香港

蔣經國病逝消息傳來，街談巷議，都集中在「台灣政局會不會變化」方面去。

茗翁同茗友們，手按「煽蟲」，關心的只是蔣經國同香港的「關係」。

「關係」二字加上引號，大家應該明白，這不是台灣同香港的政治關係了吧！我們這幾個香茗相對的人，關心經濟甚於政治。

大家熱烈議論的是近月來台灣資金大量湧港投機於港元升值的事。

香港「銀行水浸」，迫得銀行界要亮出「負利率」一招；港府打算發行短期債券，也是爲了應付聯繫匯率受到升值壓力的新形勢。

香港方面各種措施，都在迫「熱錢」回流或他人家養小寵物的。

相信假如只是養貓，因爲不需要放牠們到外頭去，所以別人還不算管得太厲害。

但如要養狗的話，則管制就嚴厲得多了，因爲狗隻有糞溺，是可以令到街道污染的。

而且狗又較易傷人，何況狗的吠聲，也很令人反感，所以到了這個時候，只有家住大屋的人，才可能夠資格養狗，別的人根本上是絕了此念多時了。

這樣一來，令到養狗這回事，變了是社會上的身份象徵，像以住那種一家幾戶的屋宇，也可能養狗，現在是難得一見了。

不過如與內地比，則在香港養狗的人，依然可算是不少的。

內地現在已經早變成是個「無犬的世界」。因爲犬的基本功能，只爲了可以看管門戶，而在內地並沒有這種需要。

所以那些狗便變了一種沒有積極作用的東西，除了當是家庭寵物以外，再也沒有別的意義了。

香港的狗會及狗展，則由當初的一個，逐漸發展到成爲兩個，今後甚至有可能比較兩個還多。

這反映出那些仍有資格養狗的人，是樂此不疲的。

目下香港的許多屋宇，根本上是不容許往。

但是，蔣經國先生逝世，這一迫，恐怕不易收效；甚至台灣湧港來勢加劇，也未可料。

以上一番話，也是說明蔣經國先生同香港的「關係」吧？

我們除了經濟，也談健康。蔣先生是糖尿病合併症導致心力衰竭，因而離開人世的。我們幾個有過高血糖史的人，對此感到遺憾。

如果一個普通老百姓，沒有甚麼事業上和精神上的壓力，每天能保持一定的運動量，血含糖量有可能保持正常值，因而帶病延年。

說至此，大家都搖頭嘆息，做大人物，有時反而不幸。

當然，七十八歲已算上壽了。

香港與狗

聲色犬馬

茵子清

醒目

八面玲瓏 薛后

不聞偷的聞偷

偷聞半日，重遊深圳的西麗湖。此去是因公帶私。李連杰才在北京給他的首部自導自演之作「中華英雄」埋尾回到深圳，宣傳部的周大姐就把握時機，拉一隊人去搶拍造型照、生活照。爲什麼要「搶」呀，周說「中華英雄」已定期春節上映，他的新戲又即將開鏡，非「搶」不可。

拍些宣傳照需要一隊人？數一數，製片經理林炳坤領着的人有製片、劇務、化粧、服裝、交通員三位攝影師，……簡直是出外景的陣勢了。周還謙不足，蓄意的拉了張鏡炎和我湊興，她的心思我能了解，因爲拍的動作造型，有慣拍動作片的人一旁指點，有助於加强「動感」。

在李連杰的方也在那兒。黃秋燕出現在那兒，全組人都不覺得詫異；不久前有八卦新聞，傳說他倆關係密切，而我們能確知的，早在年前，黃秋燕給調到杰仔的辦公室，協助他處理業務。別的事情，只能看事情發展，很難講死！

拍照的活動範圍全在西麗湖，說「遊」吧，實在也前前後後的遊了一轉，覺得建設範圍大了，也更華美，但當專注於工作時，又實在無心瀏覽，一切視而不見。事後李連杰以狗肉饗大夥。

太平小記 三鳳

他其與敗失策政券圓金

周三目外晚購罷返，聽「無綫」英文台播交響樂，偶換口味而已！忽然節目中斷，有位小姐報道蔣經國病逝台北，頗感突然。昔在上海長居的人對蔣經國最記住他的金圓券政策失敗，幣值跌到一萬元祇吃一碗陽春麵，無澆的麵稱陽春麵，但此事須由整個國民黨政府負責。近年台灣經濟起飛，外匯儲備達七百五十億美元，亦絕非蔣經國一人之功，因素多著。他極愛中國則屬事實，最近政策開放，亦令人高興。我從未江西時曾與章女士相戀，女方擘生一雙男孩，都從母姓，是今日在台灣的章孝嚴與章孝慈。蔣經國到了台灣，台北外省人社會方面曾盛傳他與舊日在上海寶起的京劇著名坤角過從甚密。在中國大人物，事極普通，在西方才值得大驚小怪，美國列根總統雖是電影演員出身，作總統以來，大家祇知他與南茜恩愛，絕無緋色傳聞，西方必須如此，他比蔣經國看來健碩得多呢！

蔣經國逝世後繼承者是否能更開放？這是大家所關心的。蔣介石傳子，子却不能再傳孫，可能由于條件不備，這點却令人高興；對李登輝總亦存些希望吧？

蔣經國逝世

忽聞蔣經國先生逝世消息，整晚坐在電視機旁希望知道多點詳情。——中

一位領導人的死，關係着掌權地區的大局，而台灣和我們可說息息相關，引起關注亦必然事。

才七十八歲，蔣先生的逝世令人覺得死早了點。不過，近期他健康的急劇衰退，他的離去已不令人感到突如其來。

我前後見過兩次蔣先生，第一次在十年前，那年性格演員歐威病歿，舉殯之日我正好在台灣，於是前去致祭。

善導寺內，電影界人士雲集，突然治喪人員走來叫我們原地站好，不要在人堆中穿梭走動，大伙兒不知發生什麼事，紛紛低聲交頭接耳。未幾但見主持人帶領着蔣先生和他兩位隨從排衆前行到歐威靈前，鞠躬致意。

當時我站在離蔣先生不遠處，見他向幾位電影界人士說了幾句勉勵話，然後和大伙兒揚手打了個招呼便離去。

蔣先生離開之後，衆人便七嘴八舌的互相對話了，各人對蔣先生出現均感意外。以一位政府領袖而親身前來致祭非因公故世的演員，其親民印象深留各人腦海。

第二次見到蔣先生屬匆匆一瞥，大概是前年遊台時候，我和親戚乘車自陽明山下山，路經圓山大道，我們的司機特別告訴我：「『總統』的車跟在我們後面。」司機認爲我機會難逢，所以特別提示。

我禮貌上不好轉身望向車尾，司機於是將車過線行駛，讓蔣先生的座駕直駛無阻，兩車並行之際，我第二次見到蔣先生尊範。匆匆一瞥，我已感到他健康似不太好，同第一次所見相去甚遠。

水晶球 李茵

台北忽有「小崩」

「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中華民國」唯一的共同信念。這一信念，是北京與台北，對中華十億加上台灣二千萬同胞的「完全相同」的信念，洋人却甚爲不喜。

台灣蔣經國「總統」忽於昨十三日下午三時五十五分，因病逝世——台北第二次繼蔣介石老「總統」之後，用了「崩逝」這個創新的複合動詞，這是世界今年初的大新聞。台北對外宣佈在禮拜三夜八時，其時正是香港夜馬第一場跑完之後，第二場入閘之前。我到今早（十四）才知道，却不是意料之外的事。七十多八十歲的老人，長期患糖尿病，加以近一年的不能多站立，分分鐘有「崩」的可能，這是必然的意料中事。

半山堂隨筆 陸天雷

勿忙中，個人的淺顯「評論」只有這句話：「東渡後的蔣氏老少二代對國民之功績，連北京許多領導人物也異口同聲承認的，那便是經濟建設有想到的成功。」

這位抗戰時由俄國回來，做到江西的贛州行政專員，被當地百姓稱爲「蔣青天」的青年，沒有人料到他的「能幹」——北京話叫「幹勁」——譯成英文再譯爲胡博士的白話文，是「工作的勁力」，會表現在「東渡」之後。「孫子兵法」一書，日德法英的學者的書評是：「不但是戰爭之學，也是政治的學問，甚至是戀愛追求以達目的的學問！」我忽引孫子，有句云：「置之死地而後生！」

蔣老先生一樣地畏靠內的各派，生怕這個他決心培養的繼承人長子，有人反對，所以使他過份地歷練，爬上了總理——行政院長的地位，這才放了心。蔣經國先生的青春，多少給躭誤了。

醒目詩詞 人目醒

減字木蘭花

千人輪候直通車票
通宵輪候，要蹴街邊幾
夠受！爲了回鄉，風霜交侵
不感傷。
堪稱可取，乃是大家守
秩序。到了凌晨，票買齊時
各走人。

變焦眼 魯菲士

臨老學吹打

一個朋友退休之前，計劃多多，大有在有生之前也不能完成之勢，然而，退休不到兩年，他的計劃差不多完成了，接踵而來是感到有點無聊。

這位朋友雖年屆花甲，但是精力過人，望之只如五十許。事實上他的精力像是五十。一個精力旺盛的人，太多時間便不是一種享受，而是一種精神負担，因爲打發時間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在嗜好已經比較多，弈棋、種花、養雀、晨運以至方城之戲都可以適應，但是八小時的睡眠之外，還有十多個小時剩下來，要很好的打發，也不是一件樂事。

最近，他又多了一項活動，那是學畫與書法。本來，他在中青年時代對道門藝術畧有興趣，只是限於時間不足，難以實現，現在有的是時間，大可得到滿足。

有人譏他臨老學吹打；大器晚成者畢竟是少數。但是，他却沒有希望成爲畫家，只作爲消閑而已！

上下四方 翁茗

醒目

蔣經國與香港

蔣經國病逝消息傳來，街談巷議，都集中在「台灣政局會不會變化」方面去。

茗翁同茗友們，手按「煽蟲」，關心的只是蔣經國同香港的「關係」。

「關係」二字加上引號，大家應該明白，這不是台灣同香港的政治關係了吧！我們這幾個香茗相對的人，關心經濟甚於政治。

大家熱烈議論的是近月來台灣資金大量湧港投機於港元升值的事。

香港「銀行水浸」，迫得銀行界要亮出「負利率」一招；港府打算發行短期債券，也是爲了應付聯繫匯率受到升值壓力的新形勢。

香港方面各種措施，都在迫「熱錢」回流或他人家養小寵物的。

相信假如只是養貓，因爲不需要放牠們到外頭去，所以別人還不算管得太厲害。

但如要養狗的話，則管制就嚴厲得多了，因爲狗隻有糞溺，是可以令到街道污染的。

而且狗又較易傷人，何況狗的吠聲，也很令人反感，所以到了這個時候，只有家住大屋的人，才可能夠資格養狗，別的人根本上是絕了此念多時了。

這樣一來，令到養狗這回事，變了是社會上的身份象徵，像以住那種一家幾戶的屋宇，也可能養狗，現在是難得一見了。

不過如與內地比，則在香港養狗的人，依然可算是不少的。

內地現在已經早變成是個「無犬的世界」。因爲犬的基本功能，只爲了可以看管門戶，而在內地並沒有這種需要。

所以那些狗便變了一種沒有積極作用的東西，除了當是家庭寵物以外，再也沒有別的意義了。

香港的狗會及狗展，則由當初的一個，逐漸發展到成爲兩個，今後甚至有可能比較兩個還多。

這反映出那些仍有資格養狗的人，是樂此不疲的。

目下香港的許多屋宇，根本上是不容許人家養小寵物的。

相信假如只是養貓，因爲不需要放牠們到外頭去，所以別人還不算管得太厲害。

但如要養狗的話，則管制就嚴厲得多了，因爲狗隻有糞溺，是可以令到街道污染的。

而且狗又較易傷人，何況狗的吠聲，也很令人反感，所以到了這個時候，只有家住大屋的人，才可能夠資格養狗，別的人根本上是絕了此念多時了。

這樣一來，令到養狗這回事，變了是社會上的身份象徵，像以住那種一家幾戶的屋宇，也可能養狗，現在是難得一見了。

不過如與內地比，則在香港養狗的人，依然可算是不少的。

內地現在已經早變成是個「無犬的世界」。因爲犬的基本功能，只爲了可以看管門戶，而在內地並沒有這種需要。

所以那些狗便變了一種沒有積極作用的東西，除了當是家庭寵物以外，再也沒有別的意義了。

香港的狗會及狗展，則由當初的一個，逐漸發展到成爲兩個，今後甚至有可能比較兩個還多。

這反映出那些仍有資格養狗的人，是樂此不疲的。

醒目

蔣經國與香港

蔣經國病逝消息傳來，街談巷議，都集中在「台灣政局會不會變化」方面去。

茗翁同茗友們，手按「煽蟲」，關心的只是蔣經國同香港的「關係」。

「關係」二字加上引號，大家應該明白，這不是台灣同香港的政治關係了吧！我們這幾個香茗相對的人，關心經濟甚於政治。

大家熱烈議論的是近月來台灣資金大量湧港投機於港元升值的事。

香港「銀行水浸」，迫得銀行界要亮出「負利率」一招；港府打算發行短期債券，也是爲了應付聯繫匯率受到升值壓力的新形勢。

香港方面各種措施，都在迫「熱錢」回流或他